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六	二	六	五
函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四	漢
六	一	書
函	二	
一	六	
五	五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15
冊數	126	(125)
函號	275	2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盛訥

勅重較刊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蕭良有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勅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生一級臣黃錦等奉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

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孟而不

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

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教以題篇 疏正義曰此篇首

也故此篇首以告子之言性遂為篇題次於萬章不

亦宜乎此篇凡三十六章趙氏分之以成上下卷此
卷凡二十章而已一章言養生長義順夫自然殘木
為器變而後成二章言人之欲善由水好下迫勢激
躍失其素真三章言人之性與善俱生四章言明仁
義由內以曉告子五章言公都告子愛命然後乃理
六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其
七章言人稟性俱有好憎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楚
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八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
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九章言弈為
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千人惡之若竭其道何由
智哉十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十一言由路
求心為得其本十二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才三
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十四章言養其行治其
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
禮十五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十六章言古者人脩
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待也得人棄天道之
忌也或以招之小人事也十七章言所貴在身人
知求十八章言為仁不至不反求諸已謂水勝火熾

而後也仁之甚終為亡矣十九章言功毀幾成人
在慎終五穀不熟莫稗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二
十章言設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由是二教失
其法而行之者也其餘十六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
敘焉○注告子者姓至篇題○正義曰云告子名不
害者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為告子姓名不害以
浩生為字趙註又云浩生姓名不害又為二人其他
經傳未詳其大云論語子罕言命蓋論語第九篇首
云也故以
題其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柤棿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

杞柳為柤棿

告子以為人性為才斲義為成器猶

以杞柳之木為柤棿也杞柳柤柳也一日杞木名也

詩云北山有杞柤棿柤素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

性而以爲柶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柶捲也

註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柳不傷

其性而成其柶捲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爲柶捲

乎言必殘賊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柶捲則亦將

戕賊人以爲仁義與

註孟子言以人身爲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柶捲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註以告子轉性爲仁義者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

必子之言夫蓋嘆辭也

疏告子至言夫正義曰此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

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告子曰

至爲柶捲告子言人之性譬若杞柳義若柶捲也以

人之性爲其仁義之道若以杞柳之木爲之柶捲也

杞枸杞也柳少陽也柶素樸也捲器之似屈轉木作

也以其杞柳可以操而作捲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

之性爲柶捲乎至必子之言夫孟子乃拂之曰子能

順杞柳之木性以爲柶捲乎以其將以斤斧殘賊其

杞柳然後爲之柶捲也如將斤斧殘賊杞柳而以爲

之柶捲是亦將殘賊人之形軀然後以爲仁義與且

驅率天下之人而殘禍仁義之道者是亦必子之此

言也孟子所以拂之以此蓋謂人之性仁義固有不可比之柶捲以杞柳爲之也

註杞柳拒柳至素也○正義曰案說文云杞枸杞柳少陽也柶醜也捲屈木孟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詩云北山有杞南山有臺

文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

壽曆十七年刊

五九三

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 湍水圜也謂湍水湍縈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

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本善之性也 孟子曰水

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

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

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

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 孟子曰

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

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頽額也

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頽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

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

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 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欲善猶水好

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為君子隨曲

折為小人者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至東西也告子

言人之性猶縈迴之水也湍圜縈迴之勢也縈迴之

水決之使流於東方則東流之使之流西方則西流

之而人之性無分於為善為不善也如縈迴之水亦

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至是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

於東西上下乎言有分於東西上下也人性之善也

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性之不善者水無有不就下

者今夫水之勢搏而跳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令

上山如此豈水性如是哉是其勢如是也人之性所以可使為不善者亦若此水之勢也以其人之性不善乃利欲而誘迫之也亦搏激其水之謂也○注湍者園也○正義曰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今謂縈迴之水者言其水流沙上縈迴之勢湍湍然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註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孟子曰生

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註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

無異性 曰然註告子曰然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

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註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性

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

邪曰然註告子曰然誠以為同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註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

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疏告子曰生之至

此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之性以其為同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孟子見告子以為凡物生同謂之性故問之曰然則生之謂性是如凡物之白皆謂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以為誠如是也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孟子又言是則白羽毛之白亦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歟故以此三者問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其性有不同其白也曰然告子不知為有異故亦以為誠然也言則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曰又如是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亦猶人之性與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

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夫人受天地之中萬物俱備於我者也是其稟陰與陽之氣所生也故其性能柔能剛是為不同者告子不知但知其麓者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

已身出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孟子怪告

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

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言見彼人年老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猶

白色見於外者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

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

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孟子曰長異於白白

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者馬無異於敬老人

邪且謂老者為義乎將謂敬老者為有義乎且敬老

者已也何以為外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

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曰愛

從心則已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者在外故曰外也

曰者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者吾多夫物則亦有然者

也然則耆炙亦有外歟

孟子曰耆炙亦同等情出於

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已情性敬之雖非

已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

邪言楚秦喻遠也

疏告子曰食色至亦有外歟○正義曰此章言事者雖從外行其

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言人之耆其甘食悅其好色是人之性也仁在我為內非自外而入者也義在彼非在我故為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見告子以為仁內義外故問之曰何以謂仁內義外曰彼長而我長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言彼人之年老而我從而敬長之非有長在我也如彼物之色白而我從而白之是從其白於外也我故謂義為在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

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耆義乎孟子又闢之曰彼長而我長之異於彼白而我白之也於白馬之色白無以異於白人之色白也是則同也不知長老馬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老乎以其是則有異也蓋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者彼白而我白之耳我何容心於其間哉固無異也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則有欽不欽之心矣此所以有異焉以其長人之長者有欽長馬之長者無欽是則長者在彼長之者在我而義自長之者生非自長者生也如此告子何得謂之外乎故問之曰且謂長者為有義乎長之耆為有義乎曰吾弟則愛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又謂我之弟則親愛之秦人之弟則我不愛是愛以我為悅者也愛主仁故謂仁為內也敬長楚人之長者亦敬長吾之長者是以長為悅者也長主義故謂義為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乎亦有外歟孟子又以秦人之炙而排之曰好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好吾之炙為物耳則亦有如是也然則好炙亦有所外歟且孟子所以排之以此者蓋謂仁義皆內也

以其秦人之弟則不愛吾弟則愛之愛與不愛是皆自我者也告子謂之以我為悅則是矣吾之長者吾長之楚人之長吾亦長之長之亦皆自我者也告子又謂之以長為悅則非矣是亦猶秦人之炙與吾之炙雖不同而著之者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生於外者也云炙者周書曰黃帝始燔肉為炙是也秦楚所以喻外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季子亦以為義

外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曰以敬在心

而行之故言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

子曰敬誰也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兄也酌則誰

先季子曰酌酒則誰先酌曰先酌鄉人公都子

曰當先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

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

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

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

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使公都子答

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賓位故

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

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湯水雖異名其得

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

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

孟季至食亦在外也

正義曰此章言凡

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

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者也孟季子問公都子

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猶若告子以為義外故問

孟子弟曰公都子曰何以謂義為內也曰行古敬故

謂之內也公都子答之曰所敬在心而行之故謂義

為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

鄉之人有長於已之伯兄一歲則當敬誰曰敬兄公

都子曰當敬已之兄也酌則誰先季子又問之曰如

在筵則酌酒先酌誰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酌

鄉人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

又言所敬在兄是敬在此酌在鄉人是所長在彼是

義果在外者也非由內而出之也公都子不能答以

告孟子公都子於此遂無言以應答而乃告知於孟

子孟子曰至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謂公都子曰敬

叔父乎敬弟乎彼季子將曰敬叔父則問之曰弟為

主則誰敬彼季子將曰敬弟則又問之曰如敬弟則

安在敬上叔父也彼季子將曰弟在位故敬之也子

亦與之曰所以先酌鄉人者亦以在賓之位故先酌

之也言常敬者在兄斯須少頃之敬在鄉人也季子

聞之至非由內也季子聞孟子此言故謂之曰敬叔

父則敬之敬已之弟則亦敬之是隨敬所有則敬在

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至亦在外也公

都子因孟子教之以此乃曉其理故自又以冬夏所

飲比喻而曉季子之惑也言冬寒之日則飲湯夏熱

之日則飲水如是則飲食亦有在外者也蓋謂湯水

雖異名然得其寒熱而飲之者在我之中心然也猶

敬叔父敬弟雖有異然而能敬之者在我而已敬在
我則敬在心而出之者也安得謂之在外乎季子即
事卷所謂季任
為任處守者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公都子道告子

以為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

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

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

民皆好暴亂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

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

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為

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之為

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干

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為不仁是亦各有性

者矣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

公都子曰告子之

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

為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

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若順也性與情相為

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

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
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

罪物動之故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

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
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等者不

能盡其才者也 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
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

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

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

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

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

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

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

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

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彝彝常也常好美

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 疏公都子

曰至懿

德○正義曰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自懸賢愚行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者也公都子曰至然則彼皆非與者公都子問孟子以謂告子言人之性無有善亦無有不善但在人之所為如何耳或有謂人性可以為善又可以為不善但在上所化如何耳如此故文王武王興起常以善養人則民人皆好善至幽王厲于興起常以政暴虐於民則民亦皆好其暴亂或有人又謂人有性善有性不善非在所化稟之於天而已如此故以堯帝之為君而有象之傲為臣以瞽瞍之頑為父而有舜之聖為子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之賢為臣今孟子乃曰性皆善是則彼告子與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至好是懿德孟子言人之乃順其情則皆可以為善矣是所謂性善也若夫人為不善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為不善者乃自汨喪之耳故言非稟大才之罪也且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故曰性曰情曰

才蓋人之性本則善之而欲為善者非性也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為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則為情而情者未嘗不好善而惡惡者也其不欲為善者乎而才者乃性之用也而才者上有以達乎天下有以達乎地中有以貫乎人其有不能為善者乎此孟子所以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智也者已說於前矣蓋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是心也人能順此而為之是謂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即善也然而仁義禮智之善非自外銷鑠我而亡之也我有生之初固有之也但人而不求之耳故曰求則得而存舍而弗求則亡之矣然人所以有善有惡其善惡相去之遠或相倍蓰或至於不可計其多少如此之絕遠者是不能自盡其性才者也言才無有不能為善者矣但不能盡其才而為之耳故詩大雅蒸民之篇有曰上天之生眾民有物則有所法則民之秉執其常善故好是美德而已所謂常即善也所謂善即美德也謂美德者即仁義

禮智是也孔子嘗亦云爲此詩之人其能知道者也
故言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也然所謂
物者卽自人之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則者卽仁之於父
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是
無非有物則有則也由此觀之孟子所以言至此者
豈非人性皆善者邪故有物必有則是謂性之善也
能秉其彝是謂才也好是懿德是謂情也有物有則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能順其情以爲善而才從之
者也○(注)紂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正義曰案
史記世家云微子啓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
也又云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是知有兄弟之
親矣○(注)大雅蒸民之詩○正義
曰此蓋尹吉甫美宣王之詩文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註)富歲豐年也凶歲

饑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
才性與之異也以饑寒之厄陷溺其心使爲惡者也

今夫麩麥播種而穫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
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
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註)麩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

麩言人性之同如此麩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
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

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註)聖人亦人也
其相覺者以似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

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小大作

屨者猶不更作蕢蕢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

同故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

者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

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

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人口之所者

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惟耳亦然

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耳亦

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為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

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

目者也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

見子都乃見在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

之同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

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

乎言人之心性皆同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

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心所同者者義理也理者得

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

之悅口誰不同也

疏孟子曰至我口○正義曰此章

言人稟性但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楚麥不齊雨露使然者也孟子曰當歲子第多賴至猶芻豢之悅我口者孟子言豐熟之年凡人之子第多好善賴善也凶荒之年凡人之子第多好暴惡然而非上天降下才性與之殊異也而其所以由饑寒之厄陷溺去其良心而為之惡也無他所謂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是也且譬夫今之犬麥也人播種而耰鋤之其地高下以同藝殖之時又同淳淳然而生長秀茂至於日至可以收割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為不熟者則是地有肥薄與雨露之不均而人事之所加有不齊也故凡物有同其類者皆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為不然雖聖人亦則與我同其類者也故龍子之賢人有曰人不知天下人之足而為草履者我知其不能為之貴也貴草器也其所以為履皆相似者

以其天下人之足則同也故口之於食味人有同者也然而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好者也如使人口於味其性之所好與人殊異有是若狗馬之與我不同其形類也則天下何以者其味皆從易牙所好之味也至於食味天下所以皆期指於易牙者是天下之人口相似也不特口之於味然也惟耳於聲亦如是也耳於聲天下之人所以皆期指於師曠為知聲之妙者是天下之人耳相似也又不特耳如是也惟天下之目亦如是也至於子都者天下之人無有不知其姣好也不知子都之姣好者是無目之人也故曰人曰之於味其有所同好者焉耳之於聲以其有同聽者焉目之於色以其有同美者焉至於心獨無所同亦如是乎言人心性亦若口耳皆有同而無異也然人心中有所同然者何也是謂理也義也唯聖人者但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曰理義之有喜悅於我心者如芻豢之味有悅於我口耳蓋理出於性命天之所為也義出於道德人之所為也而理義又出於人心所同然也是則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天命之謂

性是性命本乎天故為天之所為也天之所為雖妙然而未嘗不有理焉如此豈非其理有出於性命者乎人能存其性命而不失之者是所謂有其道德也故為人之所為者也人之所為道德雖妙然而未嘗不有義存焉如此則豈非其義有出於人心者乎合而言之則性命道德是為理義雖是理義出於性命道德者耳○注楚麥至薄也○正義曰釋云楚麥大麥也又短粒麥也詩云貽我來楚此蓋周頌思文之篇言后稷配天之詩也說文云礲石地名也○注易牙為知味○正義曰案左傳云易牙齊桓公大夫也溜澠二水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是易牙為知味者也○注師曠為知聲之妙○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已說在離婁篇首左傳杜氏註云晉樂師子野者是也○注子都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正義曰案詩國風山有扶蘇之篇文也註云都世之美好者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色不往觀子都反往觀狂醜之人凡此是知子都為美好者也○草性曰芻穀養曰豢○正義曰說文

云牛馬曰芻犬豕曰豢是其解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盛訥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蕭良有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告子章句上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
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
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註牛

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
之貌牛山未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
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

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且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
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註 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

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
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
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

則其且晝之

所為有枯亡之矣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
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
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註 且晝日晝

也其所為萬事有枯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
枯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
人禽獸之行以為未嘗有善本性此非人之情也故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
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註 誠

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

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

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

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疏孟子曰牛山至之謂

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

人則稱仁也孟子曰牛山之木至惟心之謂與者孟

子言牛山之木常為秀美矣然以其為郊國之外也

殘之以斧斤之伐可以為秀美乎言以其斤斧常伐

之則不可為美也雖為斤斧所伐然以其日夜之所

長息雨露之所潤澤非無萌芽絲蘗生焉奈何萌蘗

既生而牛羊之畜又從而牧養於其間是以牛山若

彼濯濯無草木之貌也人見其濯濯然無草木以為

牛山未嘗有材木焉是皆牛山之性無草木哉言牛

山之木嘗有其材木耳其所以無之者但斧斤牛羊

從而殘滅之矣言雖存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

然人之所以放去其良心而無仁義者亦如斧斤之

伐於牛山之木也是日日而伐滅之可為美材乎言

不可為美材也言牛山日夜之所息長草木與人平

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不遠矣以其牛山日夜

所息長草木莫不欲秀茂為美而惡其斧斤牛羊殘

害之為惡也人之平旦之氣尚未有利欲汨之則氣

猶靜莫不欲為之善也而惡為之惡也但人平旦之

氣則其且晝之所為利欲有以格亡之矣平旦則未

萬曆十八年

五疏二下

一

所以終不為者但利欲從而枯亡之矣故苟得其所養無物不長苟失其所養無物不消如牛山苟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與平旦之氣是得其所養者是則無物不長矣如牛山苟為牛羊從而牧之與且晝所為而枯亡之是失所養者是則無物不消矣孟子又引孔子云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狗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所向之鄉惟獨心為若是也凡此孟子所以言人心性本善但當有常操而存之者矣○注牛山齊之東南山○正義曰蓋亦以聖推之亦自可見故傳所謂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是亦知之為齊之山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

雖有天下易

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

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日來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

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

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牙生也今夫

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

專心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

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

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

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教二人弈其一人

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志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為

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

智亦若是

疏 孟子曰無或至非然也○正義曰此章

惡之雖竭其道何由能成者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

不智也至非然也孟子言時人無怪齊王之不智也

以其孟子不輔佐之故云之此言雖有天下易生之

物如一日溫煖以暴之乃十日寒凍以殺之是以未

有能生者也雖有能生之者然於我見之亦少矣我

自輔佐齊王而退歸而姦佞諛諛諛齊王者至多矣然

而我尚如有心欲使王萌而為善是如之何哉孟子

言之以此者蓋謂吾君不能者是謂賊其君者也所

以言時人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當輔佐君為之而已

孟子輔佐齊王既退而姦佞之臣又陷君於為惡故

有激而云此也蓋天下易生之物譬齊王以為善也

一日暴之喻孟子一人之輔齊王也十日寒之喻姦

佞臣之衆陷君於為惡也陷君於為惡者如是之衆

則齊王所以不智也喻未有能生者也今夫譬之弈

秋但為技數雖小技如不專一其心致篤其志則亦

不得精也是故弈人名秋者通一國皆稱為善能弈

者也使秋誨其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弈秋之

言是聽一人雖聽之其一心以為有鴻鵠之鳥將至

萬曆十八年刊

五卷上

五

時人亦不可謂齊王不智時嘗輔之而已然既輔之亦當齊王能專心致志聽從之然後可矣孟子所以既退而尚如有萌焉奈何終輔之而齊王姦佞諂諛之衆而不能聽從為善耳此故以弈秋喻已而以鴻鵠喻姦佞其一以為有鴻鵠思援弓繳而射之喻齊王雖聽已之言然不專心致志惟在於鴻鵠耳○注奔博也至不得也○正義曰案陽貨論語第十七之篇云不有博弈者乎而解奔為博也說文云作博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古者堯曾作博圍碁謂之弈說文奔從升言速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碁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注有人名秋善弈○正義曰案傳記有云弈秋通國之善弈也有過者止而聽之則弈敗笙汨之也又云疑首天下之善弈也有鴻鵠過彎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與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注熊掌能蹄也以

喻義魚以喻生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

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

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

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

患者何不為也注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

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

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為

耳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
 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
 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註有不用
 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患而辟患也有甚於生
 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
 賢者能勿喪亡之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嗔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不屑也註人之賤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
 嗔爾猶嗔爾咄嗔之貌也行道之人凡以其賤已

故不肯受也蹴蹋也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潔之亦
 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
 得我與註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
 有禮義與否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
 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為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
 所知之人窮乏之者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
 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
 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

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者不得簞食而食

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為此三者為之是不亦可以止

乎所謂失其本心者也

疏孟子曰魚至失其本心○正義曰此章言舍生取義

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至失其本心者孟子言魚之為味我之所欲者也熊蹯之味亦我所欲者也然而魚與熊蹯二者不可兼得但捨去其魚而取熊蹯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也魚在水之物熊蹯在山之物欲在水不可兼得於在山者在山又不可兼得於在水者故為二者不可兼得也魚所以喻生也能熊蹯所以喻義故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然而生與義二者亦不可兼得之但捨生而取義也以其義又有勝於生也如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不忘在溝壑有殺身以成仁是皆以義有勝於死也是捨生而取義也然而

生亦為我心之所欲其以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苟得也死亦為我心之所惡疾者其以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禍有所不逃辟也如今人之所欲者無有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而行之也今人之惡者無有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擇而為之也蓋可以得生可以辟患者皆是不義也故不為苟得故患有所不辟也者是皆有義也由此言之則生而有不用也是不苟生也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不苟為惡以辟患也如此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者有甚於死非獨賢者有此心也人皆有此心也但賢人能常存之而勿喪亡之耳蓋所欲有甚於生者是義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是不義也且以一簞所盛之食一豆所盛之羹得而食之者則養其生不得此而食者則餓而死然而噉爾叱咄而與之雖行道塗之中凡人且不肯受而食之也如蹴爾踐蹋而與之雖乞丐之賤人且以為不潔而不肯受而食也言萬鍾之祿則不責辯禮義而受之者雖萬鍾之多然於我何足為益焉於我何益以其已身不能獨食之

也已不能獨食則為宮室之廣美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已如是則向日不得簞食豆羹則身死尚不受今乃為宮室廣美供奉妻妾與施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受為之如此是亦不可以止乎言此可以止而不止者也是謂失其本心者矣是忘其義者矣故本心即義也所謂賢者但能勿喪亡此本心耳○注熊蹯○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宰夫膾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裴駢註云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注鍾量器也○正義曰齊大夫晏子云也說在梁惠篇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注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

哀憫哉 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注人知求鷄犬莫知

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矣疏孟子曰至而已矣○正義曰此

章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鷄犬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仁者是人之心也是人人皆有之者也義者是人之路也是人人皆得而行之者也今有人乃舍去其路而不行放散其心而不知求之者可哀憫哉且人有鷄犬放之則能求追逐之有心放離之而不求追復然而學問之道無他焉但求其放心而已矣能求放心則仁義存矣以其人之所以學問者亦以精此仁義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注無

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

遠秦楚為指之不若人故也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

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註心不若人可

惡之大者也而及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疏

孟子曰至不知類也。正義曰此章言舍大惡亦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即於道是以君子惡之者也。孟子曰至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言今人有第四指為無名之指屈而不信且非疾痛有妨害於為事也。如有人能伸者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之以為惡其指之不若人其心不若人則不知恥惡之是之謂為不知其類者也。荀子云相形不如論心同其意也。蓋云秦楚者以其秦楚相去最為遠者也。故取為已言指屈尚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况心即在於已為最近者也。尚不能求之邪此孟子所以為不知類者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

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

甚也註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

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

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者也宜孟子

有是以言之歟疏孟子至甚也。正義曰此章言莫

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孟子言桐梓之木方於可拱把之時人誠欲其生長皆知所以灌溉而養之者至於已之身而不知以仁義之道養之者豈人之愛保其身反不若桐梓之為急哉。但人弗思付之而已故以甚者也。宜誠之以此。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所以考其

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考知其善否皆在已之所養也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

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頭

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回舍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為

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

其槭棘則為賤場師焉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

圃園也梧桐櫨梓皆木名槭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

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養其一指而失

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謂醫養人疾治

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

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

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

尺寸之膚哉飲食之人人所賤之者為其養口腹

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

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哉亦以懷

其道德也疏孟子曰人之於身至膚哉○正義曰此

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者也孟子曰人之

於身也至於已取之而已矣孟子言人之於一身也

無有所不愛也以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必兼有所

養也是則一身之中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愛焉

則亦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養之也以其兼所愛

必兼所養而已然而所以考究其有善其有不善者

亦豈有他為哉但亦於一已自取之而已矣所謂願

其大體則為大人從其小體則為小人豈非已自取

之謂乎蓋孟子但云尺一寸之膚者則心存乎中又有

居待而言者也且心為一身之君所謂心存乎中又有

也荀子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此之謂也言人既愛

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愛焉既養尺寸之膚雖心亦

在所養焉所謂愛養心者亦以仁義之道愛養之而

已人之心由人所趨向如何耳故曰所以考其善不

善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至尺寸之膚哉孟子

又言人體有貴亦有賤有小亦有大人於人之一身合

而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又有耳目口鼻形心

者也以貴大則心為一體之貴者大者以賤小則耳

目口鼻形為一體之賤者小者言人之於一體不可

務愛養其賤者小者以害其貴者大者如養其小

者則為之小人養其大者則為之大人以其耳目口

鼻形五者所好不過利慾而已而心稟於有生之初

仁義之道俱存於其間是以養心者為大人君子養

耳目口鼻形者以利慾為小人耳故孟子所以有是

言也今有場師治場圃者如舍其梧櫨之良木而特

養其楸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櫨也楸山楸也楸棘小

酸棗也梧櫨可以為琴瑟材是良木小酸棗無用之

木也是賤木也此所以喻養體不養其貴者而養其

賤者也又如養其一指之小而失其肩背之大則為

狼疾籍亂而不知醫治者也此所以比喻養體不養

其大者而養其小者也且務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

者矣無他是為其養小而失去其大也如飲食之人

萬曆十七年刊

孟疏下

三

亦無有失其養大則口腹豈但肥長適尺寸之膚為哉言是亦懷仁義之道者也○④梧檟棘為桐梓酸棗○正義曰說文云梧檟山楸又云楸梓也檟棘小酸棗也是所以案此為之云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⑤鈞

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

其小體為小人⑥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⑦公都子

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⑧孟子曰人有耳目

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

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

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

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

惡不能奪之而已矣⑨公都子至已矣○正義曰此

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者也公都子問曰鈞

是人也至何也者公都子問孟子曰世之人皆是人

者也或有名為大人或有名為小人者是知之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孟子答

之曰從事於大體而以仁義養其心是從其大體故

萬曆十八年刊

五疏上下

其小體故謂之小人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未曉故問之曰既皆是人也或以從養其大體或從養其小體是如之何曰耳目之官至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又答之曰人有耳目之官不以心思主之而遂蔽於嗜慾之物既蔽於物則已亦已失矣已已失則亦為物而已是則物交接其物終為物引之喪其所得矣惟心之官則為主於思如心之所思則有所得而無所喪如不思則失其所得而有以喪之耳是以天之所與付於我者所以先與立其大者則心是也既與立其大者則小者斯不能奪之矣小者則耳目是也是以為之大人而已矣蓋耳目主視聽是以為官者也心君主官者也亦謂之官者以其亦主思故亦為官矣荀子云心君也房中虛而治五官者也是以心思之夫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耳目小為利慾之所蔽茲所以從其大體而為大人也彼小人者以莫不思而為利慾所蔽故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

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

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

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人爵

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

惑之甚也

終亦必亡而已矣

棄善忘德終必亡也

疏孟子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古脩天爵自樂之

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之事者也孟子曰有天爵者至終亦亡之而已矣孟子言有所謂天爵者有所謂人爵者仁義忠信四者又樂行其善而不厭倦者是所謂天爵也自公卿大夫者是所謂人爵此孟子所以自解之也

自古之人脩治其天爵而人爵自然從之如舜耕於歷山樂取諸人以爲善而堯自然禪其祿位是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又如伊尹之徒亦是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求人爵既得其人爵而又棄其天爵則蔽惑之甚者也如登龍斷以罔市利乞播間之祭者是其類也此孟子所以指今之人而言也如此者終亦必亡其人爵而已矣是故孟子所以有是言而勸誡之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

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

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

所自有也者他人不能賤之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

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

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

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

人之膏粱矣膏粱細梁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

疏

孟子曰至文繡也○正義曰此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已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文繡也孟子言凡所願欲其貴者世人所同其心也以其人皆欲之也然而人人有貴只在其已者但不思之耳凡人所貴者非是良貴也良貴者不以爵而貴者是謂良貴如下文所謂仁義廣譽者是也豈以趙孟晉卿之貴雖爲所貴者然而趙孟又能賤之是人之

所貴者非為良貴也此孟子所以引而喻也以其趙孟者即晉襄公之臣趙盾者是也為晉卿然入為晉卿出則為盟主是謂貴矣奈何其賢則不及趙襄其良則不及宣子則所謂貴特人善之貴耳如此得無賤邪故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有云既醉之以酒既飽之以德是言飽乎仁義者也是亦所謂德將于醉之意同謂德則仁義是也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乎案禮云公食大夫則稻梁為嘉膳則膏梁味之至珍者也然而不願人之膏梁則以仁義為膏梁令聞廣譽之名聲既施飾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案詩以一裳為顯服則文繡為服之至美者也然而不願人之文繡則以令聞廣譽為文繡也蓋令聞者以其胸有仁義之德則人將不特見而善之又存以聞而善之者也故云令聞令譽令善也聞名聲而人所聞之也廣譽者亦以內有仁義之德則不特近者美諭之而遠者又有以美諭焉故云廣譽廣遠大也譽美稱也凡此孟子所以教時人之云耳故論君子貧而樂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者是之謂也

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者是之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

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水勝火

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以此則謂水不勝火為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

也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疏孟子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為仁不至

不及諸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為道不卒無正於賢者也孟子言為仁勝強於不仁也若水之勝火矣今之為仁者不知反本心而為仁如以一杯杓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火不熄則謂

水不勝火以爲不仁勝仁此又與於不爲仁者矣甚
之也以其有過於不爲仁者也是亦終必亡其仁矣
且如湯武之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不仁也今之爲
仁但以轉粟移民之爲仁而望民多於鄰國以羊易
牛之仁而欲朝秦楚而撫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救
一車薪之火也此所以終必亡其仁矣此吾孟子所
以有激而云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萁稗夫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註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

則不如萁稗之草其實可食爲仁不成猶是也義正

曰此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萁稗是勝
是以爲仁以其成也孟子言五穀者是天下種之美
者也苟五穀不成則不勝萁稗之所奮夫仁者亦天
下道之美者也苟爲仁不成則不勝不仁之所害故

云夫仁亦在乎成之而已矣此章與前章相類亦若
齊宣有愛牛之仁而功不至於百姓梁惠有移民之
仁而民不加多於鄰國是爲仁不成之過也五
穀已說於前矣云萁稗者即禾中之莠草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註羿

古之善射者彀張弩射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

得射者之張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

矩註大匠攻木工規所以爲圓也矩所以爲方也誨

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爲法式亦猶大匠

以規矩者也疏孟子至規矩○正義曰此章言事各

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孟子言羿
爲善射者其教人射必志於在勢勢者張弓也張弓

以其力分之所至處也言羿雖善射其教人亦必求
之於力分之內也大匠為攻木之工者其教誨人為
匠必在於規矩規所以為圓之度矩所以為方之度
以其規矩為法度之至者也言大匠誨人亦必求之
於法度內也羿教人既求之於力分之內則學之者
亦必求於力分之內矣大匠誨人既求之於法度之
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法度之內矣然必皆求於力
分之內者以其力分所不到則射亦未如之何矣法
度者亦如是矣此喻人以道教人而學之者亦如此
耳如皆不求之於力分之內與法度之內則於道終
亦不得矣○注羿古之攻射者與匠為
攻木之工者○正義曰此已說於前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盛訥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蕭良有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正義曰此卷趙氏為余為下

一章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
有偏殊從其大者二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由不患
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三章言生之膝下一
體而分當親而踈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
為怨也四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五章言君子交
接動不違道享見之儀亢答不差其六章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七章言王道浸衰轉
為罪人八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義勝為主戰勝

萬曆十八年刊

五疏七上

爲下九章言善爲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
觀十章言先王與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
十一章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十二章言民無信不
立十三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十四章言仕雖正
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
矣十五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
意十六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教誨之方或折或
期凡此十六章合上卷二十章是告子之篇有三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國之人問孟子

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者爲重曰禮重答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

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

待禮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

於答是也何有於音烏嘆辭也何有爲不可答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

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

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
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

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步同而金重耳一

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

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往應

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

將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

得妻則將樓之乎註教屋廬丁往應任人如是終矣

也樓率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疏任

人

主樓之乎○正義曰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
禮為先食色為後者也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
孰重任人任國之人任國之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
食二者何者為重曰禮重屋廬子答之以為禮重屋

廬子孟子弟子也任人又問色與禮二者孰重曰禮
重屋廬子又答之以為禮重曰以禮食則飽而死至

必親迎乎任人又問之曰人若待有禮然後食則飢
餓而死不待禮而食者則得其食而不見飢餓必待

以禮然後食乎任人意以為不待禮而食也行親迎
婚之禮則不得其妻不待親迎之禮則得其妻必待

親迎之禮任人意又以為不待親迎也所謂禮食者
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

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所謂親迎者又
案禮云夏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室周人迎於戶凡此

是也今任人不知此為重故以食色並而問之屋廬
子不能對明日之辨以告孟子屋廬子未有言以答

應故不能對任人之問乃明日往鄰國以任人此言
告於孟子孟子曰於是答也何有至則將樓之乎孟
子見廬子不能答此言而乃嘆之曰答此之言何有
難乎何為不可答也言凡物有常如不揣量其奉但
齊等其末則雖方寸之木可令高於岑樓岑樓山之
銳峯也此乃齊等其末而不量其本之謂也言雖可

謂之一帶鉤之金與一車羽毛之謂也。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謂也。以其揣之以本則方寸之木不能過於岑樓一帶鉤之金不能重於一車之羽也。如不揣其本則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喻之何啻食為重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並之則何啻色為重也。如此是猶積累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積疊一車之毛羽可使重於一鉤金也。是則任人本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為不以禮食則飢而死。則人誰不以食為重也。不親迎則得妻。則人誰不以色為重也。故孟子所以於此又教之。屋廬子使往。應於任人曰。終矣。其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其食。不終矣。之則不得其食。則將可以終矣。兄之臂乎。踰越東家之墻而牽其處女。則得為之妻。不牽之則不得為之妻。則將可以牽處女乎。言不可如是也。故以子言之。所謂東家則托此言之矣。如謂鄰家也。然而鄰亦有西南北何不言之。蓋言東則西南北不言而在矣。○任國○正義曰。任薛同。莊之國在齊楚之間。後亦有案文在孟子居鄒之段。○岑樓山之銳嶺。○正義

曰釋云。山小而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即知為銳嶺之峯也。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注云。處女。○正義曰。未嫁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問

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

行仁義而已。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

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

聖。今交亦長。獨但合以粟而已。當如之何。曰。奚有於是。

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雖則為無

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

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

耳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

為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人言

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烏獲

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烏

獲才也夫一匹雖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為之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

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長者老者也弟順也

以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為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

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

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孝弟

而已人所不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

堯行孝悌之行桀服誦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

之言桀行淫虐之行焉堯似堯為桀似桀而已矣曰

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交

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

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曰

孟子之言堯舜之道毅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

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

館學也

曹交至餘師。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求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

辭之者也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曹交曹君之弟也姓曹名交然曹交問孟子曰凡人皆可以為堯舜二帝有諸否乎孟子曰然孟子答之以為誠如是也交聞文王十尺至如何則可者曹交又言交嘗聞文王身長十尺湯王身長九尺今交身亦長九尺四寸但獨食粟而已當如之何則可以為堯舜曰奚有於是至是桀而已矣孟子答之曰何有於此言之謂乎言非論身長短之謂也所以為堯舜者是亦為之而已且託今有人於此其力不能舉任一匹雞之小是則為無筋力之人也今又曰能舉任三千鈞之重則為有筋力之人也如是言之則能舉鳥獲千鈞之重任者此亦足為鳥獲之徒而已矣且夫人豈以不能舉勝一匹雞之小而為憂患哉但不為之耳如用力舉之則勝矣以言人之所欲為堯舜者豈患

其不能為之哉亦但不為之耳且以徐緩而行後於長者是謂之悌順急疾而行先於長者謂之不悌順夫徐緩而行者豈凡人所不能如是哉但所不為徐行之矣夫堯舜二帝之道孝弟而已子今若身服堯之法服以衣服不越禮口誦堯之法言以其言有法度所行則行堯所行之迹以其行不淫虐如此是亦為堯之徒矣若子於今身乃服桀非常之服口誦桀詭懦之言所行乃行桀淫虐之行如此是亦為桀而已矣交得見於鄒君至於門曹交聞孟子言至此乃曰交得見鄒君可以因而假館舍願留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而學於孟子也曰夫道若大路至餘師孟子乃答之曰夫道若大路較然易行也蓋為難知者哉言不難知也但人病不求之耳子歸曹而自能求之而行其道亦不少師也何必願受業於我孟子所以答之此者蓋謂曹交欲挾鄒君而問是挾貴而問者也是以辭之而已抑亦不肩教誨之謂也。因鈞也。正義曰案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

力之士烏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六國時人也孟子假是而開開曹交之蔽而已矣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

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

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為詩也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叟之為

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

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自

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

達詩人之意也曰凱風何以不怨詩邶風凱風之

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曰凱

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

慕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毋心不說也知親之

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而曾不關已知
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
之意何為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
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
年五十下而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耳孝之不可以

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為不達矣

疏公孫丑至而慕○正義曰此章言生

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
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怨也公孫丑問曰
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高子齊人也公孫丑問孟
子曰高子有云小弁之詩是人之詩也孟子曰何
以言之孟子又問公孫丑以謂高子何以言為小人之
之詩曰怨公孫丑又答之曰為其有怨也曰固哉高

叟之為詩也又至為詩也固陋矣高子老孟子稱曰
叟蓋叟長老之稱也孟子曰陋哉高叟之謂此詩為
小人之詩也今且託以有人於此是為越南蠻人被
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見之則但談笑而道之也此無
他是與越人疏也其兄如被入彎弓而射之則已見
之必垂涕淚號泣而道之此無他是與兄為親也小
弁之詩其辭有怨是親親之故也親親仁道也陋矣
夫高子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也然孟子所以重言
之深誦高子不達詩人之意之甚者也曰凱風何以
不怨公孫丑再問孟子然則凱風亦孝子之詩也何
以獨不怨凱風邶風之詩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至五十而慕者孟子又答之曰凱風之詩是親之過
小者也以詩觀之有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是為親
之過小者也小弁之詩是親之過大者也以詩觀之
有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是則怨以責已為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慕之是益疏其親也親之
過小而怨之是慰其親也是謂父母不可以磯激之
者也是親之過大者以其幽王信褒姒讒言疏太子

宜曰之親非特放之又將以殺之是以小弁為太子
之傅作焉而著父之過為大者也親之過小者以其
先王制禮夫死妻釋子幼然後其妻始與適人今七
子之母則非穉齒子幼者也乃反不安其室而欲去
嫁是以凱風美孝子以著母之過為小者也故曰益
疏其親而不怨慕之者是不孝者也謂父母不可激
之者是亦不孝者也云磯者蓋磯激也若微切以感
激之以幾諫者也譬如石之激水順其流而激之耳
今乃謂親之不可幾諫安得謂孝子乎所以云愈疏
不孝也亦不可磯亦不孝也又引孔子有云舜其為至
孝者耳以其但亦五十之年尚能慕親矣孟子又引
以此蓋謂至孝則當怨慕之也然則小弁之怨安能
謂為小人乎宜高子所以見謂於吾孟子矣○注伯
奇仁人而父害之至何辜于天○正義曰按史記云
幽王嬖愛褒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
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
太子宜曰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後立為平王者
是宜曰者也以此推之則伯奇宜曰也故小弁之詩

註云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曰又取褒姒生子伯服
立以為后而放宜曰將殺之故也○凱風至小弁曰
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正義曰凱風美孝子之詩也
云莫慰母心者註云慰安也言有子七人無以安母
之心也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者註云瑾路塚也箋
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洗驅走之
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
成其瑾者言其心所不忍也

宋經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註 宋經宋

人名經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

問欲何之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

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

遇焉○註 經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 曰

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孟子敬

宋徑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其指欲如何說之曰

我將言其不利也註徑曰我將為二王言與兵之不

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

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

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

亡者未之有也註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

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

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從而亡矣先

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

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

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

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

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註以

仁義之道不忍與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歲以仁

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為名也疏宋徑至何必

曰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
俗化於惡久而致傾者也宋徑將之楚孟子遇於石
丘曰先生將何之宋徑將欲往楚國孟子姓宋名徑孟子尊
老之曰先生宋徑將欲往楚國孟子相逢於石丘之
地石丘則宋國地也孟子乃問之曰先生將何往曰
吾聞秦楚構兵至我將有遇焉宋徑答孟子曰我聞
秦楚二國交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如楚王不悅
我說我將又見秦王說而罷之秦楚二王我將有所
得從其志也曰軻也至將何如孟子敬宋徑故自稱
名曰軻也請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指意說之將如
何說之曰我將言其不利也徑答之曰我將說之以
言其與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至何必曰
利孟子又答之曰先生之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之名
號則不可用也先生今以利說秦楚二王秦楚二王
悅於利是必罷三軍之眾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
之眾乃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
罷兵而悅利也為人臣者苟懷抱其利以奉君為人
子者又懷抱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又懷抱利以奉

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終皆亡去仁義之道特懷
利以相接待待君臣父子兄弟皆以利相接待然而不
身亡者未之有也言必亡其身矣先生將以仁義之
道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從仁義而罷去三軍之
眾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從於仁義也
為人臣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君為人子者懷抱
仁義之道以奉其父為人弟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
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乃去其利而抱仁義相接
待也既懷抱仁義而相接待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兄兄弟弟如此則不為王者未之有也言如此則可
以為王矣何必曰利以說之乎蓋為利則其害至於
亡身為仁義則其利至於王故曰何必曰利也此孟
子所以持仁義之道教宋徑事其秦楚議其欲以利
說秦楚也○注宋徑宋人名徑○正義曰案荀御非
十二子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會不足以容
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
惑愚眾是宋鉞也楊倞云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
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徑徑與鉞同口莖反是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
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註任薛之同姓小

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
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

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亦

不答之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

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

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註連屋廬子名也見孟

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

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

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為相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

享也註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尚書洛

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

及事謂有關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喪

不見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

儲子得之平陸註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也

人問之曰何為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

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為相得循行國宰但遙交禮為其不尊賢故禮答而不見之也

疏孟子居鄒至平陸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者也孟子居鄒至而不報言孟子居處鄒國季任為任國居守者也以其任國之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居守其國也季任為居守以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孟子受而不答孟子為齊卿相之時居處於平陸齊之下邑儲子為齊相以幣帛交孟子孟子亦受之而不答他日由鄒之任至不見儲子言孟子異日曰鄒之任國乃見其季子自平陸往齊國乃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至為相歟屋廬子見孟子於此二人見與不見故喜而言曰連於今日得間隙與夫子為語矣故問孟子曰夫子往任國乃見季子往齊國乃不見儲子是為其儲子為齊相故欲輕之歟曰非也至為其不成享也孟子答之曰非為其為相故不見而輕之耳以其尚書洛

誥篇有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如儀不及享獻之物是曰不享以其無儀法雖有物以享之但亦如不享耳惟在上者不役使下之志於享也是以我不見儲子者為其儀不及物不成享也我所以受之幣而不見答也屋廬子悅至得之平陸屋廬子以曉故聞孟子言而喜悅或人見屋廬子故問之曰此洛誥云是何之謂屋廬子答之曰季子以其守國故不得越境親至鄰國見孟子故但以幣交孟子孟子所以往而見答也儲子為齊相得循行國中可以親至平陸見孟子然以不親見之但亦以幣交之是其不尊賢者也是所謂儀不及物為不成享也孟子所以之齊故不見而答之也

萬曆十八年刊

五虎上三

十三

曰案魯隱公十一年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云薛任姓也齒列也是知薛與任為同姓也

篇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此洛誥之篇也孔安國云既成洛邑將欲成王告以居洛之

義也云享多儀至惟不役志于享者案安國傳云奉上謂之享言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於禮物惟曰不奉上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

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

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

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生匡其君而速去

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

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

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伊

尹為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

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貢人雖異道所履則一

也一者何也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

於屢仁而已髡為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曰魯

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

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髡曰魯繆公時公

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子之孫復也

二人為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
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為

曰虞不用

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

得歟

註

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

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

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
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
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
識之

註

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

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

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緜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

緜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

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

俗化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

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為賢者不

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之矣曰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孟子言孔子為司寇為賢臣不用不能屈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燔炙者為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為不得燔肉而愠也知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為誠欲急去也眾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為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

也疏淳于至不識也。正義曰此章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見不及稅庸人不識諫以功實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淳于髡曰至固如是乎淳于髡齊國之辨士也淳于髡問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言名生於實者也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治國濟民則名利在所先故先名實者為人退而獨善其身則功利在所後故後名實者為自為今夫子嘗處於二卿之中而名實未加及於上下而去之仁人固肯如是乎髡之意以為仁人必不如是也故以此譏之蓋名實未加於上下以其上無以輔佐君而治國下無以惠澤而濟於民也孟子曰至其趨一也者孟子乃答曰居臣下之位不肯以賢而奉事不肖者是伯夷也所謂伯夷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於桀者是伊尹也所謂何事非君治亦進亂亦進是矣不恥惡汗君不辭小官者謂柳下惠也所謂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澆我哉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是矣此三子者雖進退之道不同然其所履則一而已一者何也髡

又問孟子所謂其趨一者是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又答曰其一者是一於仁也言三子進退行止皆一於仁也伯夷之仁則見於必退以為清伊尹之仁則見於必進而為任柳下惠之仁則見於不必進亦不必退而為和如此則君子進退行止亦履仁而已何用同其進退行止然後為仁也孟子所以引此三子而喻者蓋謂我之去齊是亦伯夷之清者也是亦有仁而已故以是答潯子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泄柳孔伋為師傅之臣而魯國為敵國所侵削益盛如此是賢者不能拯救之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奚而亡其國秦繆公任用之而得為霸是則不能用賢則國亡矣何特止於見削歟故曰削何可得歟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而穆公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段大夫是其事也又說於萬章首卷之末詳矣曰昔者王豹處於淇上至識之者

又曰往日衛之善謳詠者王豹居於淇水而西河之人皆善謳齊之善歌詠者縣駒居於高唐而齊右之人皆能善歌凡此是皆以謳相尚故然也齊之二大夫華周杞梁皆死於戎事其二入妻哭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而皆效其哭是以如此歌哭者尚能變化其俗則有諸中必見於外如無其功者髡未曾見之也如此是故無賢者也有賢者則髡必知之矣淳于髡所以又言之此者以其不知繆公不能師公儀休泄柳子思三子之道徒疑之以為不賢又以此明孟子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亦若是矣故引而言之復譏於孟子淇水河西高唐齊右皆地名也曰孔子為魯國司寇至衆人固不識也孟子又答曰孔子嘗為魯國司寇之官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且不至孔子孔子遂反歸其舍未及脫祭祀之冕而適他國不知孔子者以謂孔子不得燔肉故為此而行也其知孔子者以謂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微罪以其孔子為司寇大夫之官凡有祭則大夫之黨黨從君祭既從祭之禮有不備所以

有罪矣然則君子之所為者庸眾之人固不能識而
知也孟子言此者又有以譏誚髡也意謂吾之去齊
是亦君子之道也豈淳于髡所識也○因淳于髡至
然也○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婿
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
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酒不治委政於御夫
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之左右莫敢諫淳于
髡曰國中有大鳥云云文恐煩更不具述○因髡曰
魯繆公至賢為○正義曰云公儀休為執政之卿者
案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
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
大者不得取小漢書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
怒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以食祿
又奪園夫織女利乎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云子柳
泄柳也檀弓云子柳鄭註云子柳魯敬仲皮之子子
碩元也子思孔伋已說於前矣○因孟子云百里奚
去國至賢也○正義曰云百里奚去國亡所在國
霸者即經所謂知虞之將亡而先去之相秦而霸其

君是也云何但得削者如楊子云或人問魯用儒而
削惟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
得削亦是意也○因王豹衛之善謳至知之○正義
曰王豹衛之善謳者註案衛詩以淇水在衛地說文
云淇水出河內其北山東入河又晉世家云晉西有
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是也竹竿碩人皆
衛國之詩也云高唐齊西邑案齊莊公元年晉伐齊
至高唐杜氏曰高唐在祝河縣西北是也云華周華
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案魯襄公二十三年
齊莊公還自晉不入遂襲莒杞梁華旋載甲夜入宿
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註云近莒之邑
也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
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
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
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
諸室杜註云杞梁杞殖也華周即華旋也或云齊莊
公襲莒逐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崩○因

萬曆十八年刊

孟流三

七

孔子為魯賢臣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燔肉不至者○
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魯定九年孔子為中都宰一
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
定公十三年季氏將墮費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
行相事有喜色門人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
子曰有是言也於是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齊人歸
女樂定公而怠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
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止於是不致燔
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于屯屯魯國之南
地也王肅曰燔祭肉也孔子因適衛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盛訥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蕭良有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告子章句下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註五霸者大國秉直道

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是也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註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夫

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

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攘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註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培克

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攘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去乃爲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

牲載書而不軟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

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註齊桓公五

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東縛其牲但加載書

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

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為嫡妻也尊

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賔

客聘旅勿忘怨也仕為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

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

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法

而以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

私恩擅有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

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長君

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

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註君有惡命

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

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為非

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

疏孟子曰至罪人也○正義曰此章言王道浸衰轉

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至五霸之罪人也者

又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

萬曆十七年刊

五虎三示

三

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禹商湯周之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乃為五霸者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亦謂孟子時之大夫乃為今之時諸侯之罪人也自天子適諸侯至三王之罪人也者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五霸為三王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至助不給已說在惠王篇言入其疆謂古天子行巡守之禮巡諸侯所守之地至入其諸侯疆境見其土地開辟而不蕪田野耕治而不荒又能養其耆老尊敬賢者有俊傑之才能在位行政事如此則有慶賞以其慶賞益其地也入其封疆見土地荒蕪而不開辟又遺棄其耆老失其賢人惟以培克多取聚斂之臣在其位以殘民如此則有責讓不特責讓之又其一不朝觀述所職則貶損其爵至二不朝則削滅其土地以至三不朝則命六師以移易其位也以其不能保安社稷也是故天子於諸侯有其罪則討而不行兵征伐諸侯之於諸侯則行兵征伐而不討蓋彼有罪而布令陳辭以責之是謂討也彼有罪而期兵行師以加之是謂伐也且五霸者率諸侯者也故曰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以其五霸擅自尊權不待天子錫之弓矢然後征錫之鈇鉞然後殺者也特率率諸侯以伐諸侯而已是則豈非三王之罪人歟故齊桓率諸侯以伐蔡晉文率諸侯以滅曹秦繆率諸侯以伐晉宋襄率諸侯以伐楚楚莊率諸侯以伐陳是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五霸桓公為盛至五霸之罪人也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今之諸侯乃五霸之罪人也言齊桓公為五霸最盛者也以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強制諸侯懼其未盡從已也以其期約諸侯為葵丘之會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有葵丘魯地也諸侯皆束縛其牲但加載書而不復歃血歃血歃血也言不敢負桓公之約也桓公於是初命之曰誅不孝言所誅在不孝矣無易樹子言世子已立更不得擅自變易也無以妾為妻言不得以愛幸之妾而立嫡妻也其再命之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言賢者當尊之於朝以崇其才德者當養之於學以成其德是所謂以彰明有德者也其三命之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言當敬重其耆長慈憫其幼少又當無忘忽其

賓客羈旅其四命之曰士無世官不得兼攝其職也
以其一宮不專則一事不舉也取士必得言所取之
士必得其賢不得使之羣小殺亂之也無專殺大夫
言大夫有罪者當皆請命於天子而諸侯不得專殺
之也其五命之曰無曲防言不得曲防其水以專利
也當通水利而防障之而已無遏糴言不得遏止糴
糴不通於鄰國也無有封而不告言不得有私自封
賞而不告於天子也五命之後於是又布告之曰凡
我同盟會盟之人自今既盟誓之後言當歸於交好
無更構怨也然今之諸侯皆犯此桓公之五禁故曰
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五禁即五命是也長君之
惡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者此一段孟子自解今之
大夫為今之諸侯罪人者也蓋自諸侯之下皆為大
夫者也言君有惡命臣長益而宣布之其罪猶小以
其臣不能距逆君之命也君之惡未著而為之臣乃
諂媚逢迎而導君為非故曰其罪大以其有以啓之
也然今之大夫皆有以迎君之惡而啓之故曰今之
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困五霸至者也○正義

曰云齊桓晉文至楚莊五者今案史記諸侯年表云
周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小白即位周釐王三年始霸
會旅諸侯於甄周惠王二十三年諸侯伐鄭周襄王
元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拜襄
王九年卒是桓公自釐王三年始霸至卒凡得四十
三年齊桓公重耳自周襄王十六年即位是為霸五
年率諸侯以伐曹襄王二十四年薨即位凡得九年
而已宋襄公茲父自周襄王三年即位十三年伐楚
十四年死泓戰是歲襄王十五年矣秦繆公任好自
周惠王十八年即位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是歲
周襄王二十年三十五年伐晉報殺敗于汪三十九
年卒以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一年矣楚莊王自
周頃王六年即位十三年伐陳十六年率諸侯伐陳
夏徵舒立陳成公午三十三年薨是歲周定王十六
年矣云夏禹商湯周文武說於前矣○齊桓至罪
人也○正義曰云與諸侯會于葵丘案魯僖公九年
左傳云夏會諸侯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秋齊桓
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

好是之謂也是歲所謂周襄王元年矣云誅不孝者如衛世子輒拒其父蒯聩楚世子商臣弑其父凡此之類是不孝者也云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齊以易申生是易世子者也云無立愛妾為嫡者正如曰嫡也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妾為嫡也云尊賢育才者如南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菁菁者莪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養才之意也云敬老愛小恤於寡孤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三曰養老孟子曰文王發政死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也云賓客驛旅無忽忘也周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不忘賓客也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是不忘忽驛旅也云仕為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臧孫氏仲孫氏叔仲氏季孫氏晉有孤氏趙氏荀氏卻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岐士者世祿是世祿之謂也云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也曠空也尚書註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為空

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大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攝則為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所以譏謂之矣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賊國湯立賢無方是矣若晉奚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徵舒是取士不得矣云不得以私怒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怒陽子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乃使續鞠居殺處父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也云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私設防禁者魯而此意亦通義矣奈何據其下文曰遏糴則無曲防是為無曲防障其水以專利者也故先王制賦遂溝洫所以為此矣是齊桓會諸侯于陽穀公羊以為障谷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為無壅泉凡此可見矣云無止糴如秦饑晉閉之糴是也云無以私恩擅有封賞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案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命案公穀梁述葵丘會有云無遏糴無

易立子無以妾為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雍泉而不
及誅不孝尊賢育材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
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案公羊述桓公陽穀之
會則云無障谷無貯衆無易立子無以妾為妻而不
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略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
始而已又案春秋凡書諸侯會者有四十九而齊桓十
有八焉內臣會凡二十有六而齊居四焉書外相會
凡十有三而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
之會六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穀梁傳云
衣裳之會十有一范註云十三年會比杏十四年會
鄆十五年會郵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信公
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
會甯九年會葵
丘凡十一會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

不可

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

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
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為魯一戰取齊南陽之
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慎子

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不

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

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
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
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

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註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之制如

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

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

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

武王者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

免損也但取彼與此為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為况戰

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

當道志於仁而已註

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

當王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疏

魯欲使慎子至而已正義曰此章言招攜懷遠貴

以德禮賤其用兵義勝為上戰勝為下明賤戰者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名滑釐善用兵者也魯國

遂欲使慎子為將軍戰鬪孟子曰不教民以仁義之

道而用之戰鬪是謂殃禍以殘害民也故好戰而殃

禍殘害其民者不容於堯舜二帝之世也以其堯舜

之世民皆仁義但如四凶者則誅戮之是不容殃民

者也今欲使慎子為將軍雖為魯一戰而遂取南陽

之地然且猶不可况有不勝者乎慎子勃然不悅曰

此則滑釐之罪也慎子見孟子此言乃勃然變顏而

不悅而憤之曰此言則滑釐所不知也故自稱名為

滑釐是以因知滑釐為慎子名也曰吾明告子至於

仁而已孟子乃與之曰我分明告子以其不可之意也且天子之地方闊千里不闊千里則其中無可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闊百里不闊百里則其中無以守宗廟之典籍典籍常籍法度之文也謂先祖之典籍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其地為方闊百里者非其地不足而儉用於百里然以不敢縱欲以敗王制也太公之封於齊亦然今魯國方百里之地有五以其方五百里者也子今且以為有王者興作則此魯國之地在所損之中乎在所益之中乎言必在所損也是則徒務戰鬪取彼以與此也是則仁者且不肯為而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注慎子善用兵至南陽也○正義曰案史記慎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絕也於是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是慎子即慎到矣荀卿非十二子篇註云慎子與宋鉏孟子同時是也墨子之云則

又知是為善用兵者矣云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者案尚書禹貢岳陽孔安國云山南曰陽岱山即大山在齊國之南者也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為上公之封則百里實封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今魯方百里非兼附庸也安詩自廣而已禮記曰周公封於曲阜百里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是皆臆說不足取信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註辟土地侵小國也

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於古之法為民賊者也賊傷民也故謂之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註為惡君聚斂以富之為富桀也

謂若夏桀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說與

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

居也

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

更難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

位也

孟子至居也○正義曰此章言善為國者必

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

不化以亂齊民不知其善者也孟子曰至不能一朝

居也孟子言今之世為正正而奉事君者皆曰我能為

君廣闢土地充實府庫以其皆措克之人也今之所

謂忠信良臣者皆古之士也至治世所謂為殘賊民者

也孟子於此又言君既不趨向慕於道其心之所之

又不志於仁是為惡也而為臣者又措克聚斂而求

富之是加富於夏桀之君也又且曰我能為君期與

敵國戰鬪必能勝如此是今之所謂良臣即古之所

謂民賊者也君既不向慕道不志於仁而為臣者又

求為之強戰鬪於敵國是輔桀也若由用今之不善

之道又不能變更今之世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

亦且不能自安一朝之間以居其位也是以孟子於

魯欲使慎子為將

軍所以深闢之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周人也嘗以貨

殖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

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

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

可乎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曰不可器不足用

也註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

而足也註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

生之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而取一而足

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

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註

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效無

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為國况無君

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為

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小貉

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為大桀而子為之小桀

也疏白圭至小桀也○正義曰此章言先王典禮萬

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情二十而

稅夷狄有君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

者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白

圭言於孟子曰我今欲省賦利民但二十中而稅一

如之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

可乎孟子欲闢之故與之曰子以二十而稅一之道

但以一人陶瓦器而供使用則可乎否乎曰不可器
 不足用也白圭答之曰一人陶器而供萬家之國則
 器不足用也是為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至大桀
 小桀也孟子又與之言曰夫貉居於北方其地寒燥
 而五穀不生長惟黍早熟於寒燥故生之又以其無
 中國之城郭宮室又無宗廟祭祀之禮又無幣帛饗
 殮之費又無百官之衆供贍朝食曰饗夕食曰殮如
 此無有費用供贍故於貉但二十而稅一亦足給也
 今居中國之地如去人倫之敘使無君子之道如何
 為可乎然而陶器之少且尚不可以為供國之用况
 於國而無君子之道乎且自堯舜二帝以來皆以什
 一而稅也今欲輕於堯舜什一之道而欲二十而取
 一則夷貉為大貉而子為小貉也如欲重於堯舜什
 一之道而過於什一則夏桀為大桀而子為小桀也
 以其桀暴於賦斂者也此孟子所以闢白圭也○注
 白圭周人也○正義白案班固志貨殖傳云白圭周
 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
 故人乘戰取人取錢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曰

吾治生與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又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易為什一而籍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
 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天下頌
 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
 之費稅薄穀梁云古者什一而籍孟子曰夏氏五十
 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凡書傳云什一
 者衆矣杜預曰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
 取一舊法既以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
 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取其一乃是什取其二故
 魯哀公問有若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周禮
 戴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
 皆取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彼謂王畿之內所
 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
 玄曰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
 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云方百里
 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
 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鄭玄云詩箋云井稅一夫

萬曆十八年刊

五經

世

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又異於漢食貨志云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用孟子為義如孟子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是為鄭玄有異於此也又孟子對滕公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註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郊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一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惟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註不解夏五十殷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註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因自謂過乎禹也

孟子曰

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

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泔水泔水者洪水也

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

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泔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

以為愈於禹是子亦過甚矣

疏曰白圭至過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除害

普為人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圭名也趙註所以知其為圭字也孟子與之曰子此言有過謬矣夫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歸於海也此故禹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水害故當時民皆得平土而居之今吾子以鄰國為壑以受害而又有逆其水遠且

逆水者所以謂之濟水謂濟水即洪大之水也是為
仁人之所惡之也今子如是乃云有愈於大禹是吾
子之過謬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禹不
目滿假不自伐之謂也於禹治水之功是又白圭未
得禹萬分之一也宜其孟子辭而闕之以為過
謬者矣抑亦不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

順若為君子之道捨信將安所執之邪疏正義曰此

之至者也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為主則君子
之道惡乎執言執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亮信也然
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為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
君子之道惟明為能明善在信為能誠身不明乎善
不能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
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有也故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是
重信之至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樂不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

於國孟子曰吾聞之喜言而不寐喜其人道德得行

為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

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

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然則奚為喜而不

寐丑問無此三者何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

善孟子言樂正子之為人也能好善故為之喜好

善足乎丑問以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

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嚮于

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
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註孟
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
優之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
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
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
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
士止於千
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

國欲治可得乎註

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

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

得乎

魯欲至得乎。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人聖

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者也魯欲使樂正子執政
故言於弟子曰我聞魯欲使樂正子為政遂喜而不
寐以其樂正子將得行其道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
乎至曰否公孫丑見孟子此言以為喜而不寐乃問
孟子曰樂正子有強力勝乎曰否孟子答無以力勝
也公孫丑問有智慮能善謀乎曰否孟子又答之曰
無用智慮謀也公孫丑又問曰有多問見識乎曰否
孟子又答曰無多聞見識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
其為人也好善孟子曰樂正子為人能好善言故為
之喜也好善足乎又問言樂正子但好善言足以治
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至可得乎孟子與之曰能好
善言足優為於天下也而况魯國乎夫人苟好善則

四海之內有善言之士皆得不遠千里而來告之也苟不能好善則四海之內人將曰彼人之訛訛自足其智不好善言我既已知之如此則訛訛之人發聲音形顏色以距止人於千里之外是則善言之士既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告之則讒惡諂佞面從之人至矣然而與讒惡諂佞面諛之人居國欲使之治尚可得乎言不可得而治也莊子云好言人之惡以為讒希意導言以為諂不擇是非而言以為諛○注樂正子克○正義曰已說於前矣○注聞善言虞舜是也○正義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注禹聞讜言答之以拜至合符者也○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讜言說於前矣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陳臻問古之君子謂何

禮可以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

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

而留為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薰之也

疏陳

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士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滿此三利無疑者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可進為之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答之曰古之君子為仕所去就有三也下文孟子解之者是也自迎之致發至死而已矣是解所去就有三矣言國君迎接之致其敬以有禮言將行用其言也則就而仕之是所謂行可之仕也如禮貌接之以禮又有樂賢之容未衰而言弗得行也則當退而去之以其為道而仕道不行則去矣其次國君雖未行用其言然而接之致敬以有禮則就而仕之是所謂際可之仕也及其國君接之不以禮又無樂賢之容是其禮貌衰也是則退而去之以其為禮而仕禮既衰則去矣其下朝旦無以食夕昏又無以食以至飢餓困乏不能出其門云國君聞之乃曰吾大為之君者不能使之得行其道又不能聽從其言而使飢

餓於我之土地吾羞恥之也如此國君有以周賜之亦可以受之而不辭也無他免其餓死而已矣以其為貪而仕是公養之仕也是以昔之孔子去就如是此孟子答陳臻之問所以執此而詳悉告之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

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

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舜耕歷山三十微庸傳說

築傅巖武丁舉以為相膠鬲殷之賢臣漕紂之亂隱

遁為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臣

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為相
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百
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為相
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是勤勞其身餓寒
體而濟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
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
曾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之者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
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註人常
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

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中而後作為
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
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
之是而已矣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

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註

入謂國

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
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
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
怠慢使入亡其知能者也

疏孟子曰至安樂也。正義曰此章言聖賢困窮

天墜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侯樂以喪知能
賢愚之教者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至死於
樂也者孟子言舜初起發自歷山畎畝之中而堯禪
其位傳說築於傅岩之間而高宗舉之為相膠鬲鬻
販於魚鹽之中而商文王舉為賢臣管仲為士官之
因而桓公舉為相國孫叔敖隱遁於海濱而楚莊王
舉為令尹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繆公任
之以為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相之位於此六
人也必先所以如是苦楚其心志劬勞其身已餓其
體使之焦枯疲瘠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所
行不遂而拂戾其所為又所以驚動其心堅忍其性
會益其素所不能而已又言人常以過謬然後更改
而遷善困瘁於心而無所通則其操心也危橫塞其
慮而思慮無所達而後乃能興作其大憔悴枯槁之
容而驗於色而後有吟詠嘆息之氣而發於聲則人
見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為矣又言國君若人
為國內無大夫循守其職而為之法家又無輔弼諫
諍之士出為國外則無強敵之天國為危難之警如

是者其國未為不喪亡矣故曰國常亡如是則然後
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以安樂怠慢而死也故
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注舜耕歷山至不能
行○正義曰自舜耕歷山至繆公舉之以為相也是
皆案史記之文也○注若屈原憔悴與甯戚商歌桓
公異之○正義曰案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
王為三閭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
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疎平復逐放之平乃遊
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有漁父
釣於江濱怪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乎何故至此
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魚父
曰聖人不疑滯於物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混其
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啜其糟而餽其醢原曰
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魚腹中耳遂作懷
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賈誼為長沙
王大傅過湘投書以吊之甯戚角歌者案三齊記云
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粲

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甞從昏飯
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說之遂
以為

大夫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

而已矣註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素也我不潔其

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為仁義

是亦教誨之一道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學而見賤恥

教誨之方或叩或引同歸殊途成之則一者也孟子
言教人之道非特一術耳以其多有也我之所以於
不潔人之行而不教之者此亦我有以教之也以其
使彼感激自勉修為之而已是以亦為教誨之者也
蓋謂教亦多術者有君子之五教或三隅不反則不
復也或叩兩端而竭於鄙夫或瀆則不告或謂子之

歸求有餘師或為挾貴
而不答是教之多術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